

萝卜炖肉

秦娟

今天是路口封控的第九天。爱人平时喜欢打理生活,因居家隔离没法上班,他表现得更到位了。

刚吃罢早餐,他从冰箱里拿出去年腌制的五花肉说:“今天就吃它了。”说完,提起肉仔细看了看说:“嗯,不错,肥肉多,精肉少,还是猪肉解馋。加什么炖呢?”看着他贪婪的吃相,好像三月不知肉滋味似的,白了他一眼脱口而出:“萝卜炖肉,干饭劲斗,我买。”“好,我就等着你这话,看你上哪儿买?”我自知平时爱抢话的毛病又犯了,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,勉强硬着头皮说:“没事儿,你先把肉炖好。”

我回到二楼看书,一阵阵久违的腊肉香从门缝里悄无声息地钻进屋里,势不可挡,沁得我所有味蕾细胞全活跃了起来。一看手机,十点半了。

我戴好口罩,拿起手机,匆匆走出家门,巷里巷外一片静谧。我来到常买菜的崇学苑华联超市店,听说有个缝可以挤出去。走近一瞧,铁皮板有两米多高,不行。旁边的住户说:“你来迟了,不知道哪个好事者扳开了一道缝,超市老板发现了,刚才钉好了。”“钉得好,现在不出去是为了日后更好的消费。”她心悦诚服地冲我微笑。

原路返回吧。

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,一位高个

儿同胞手拎露着白菜的方便袋映入我的眼帘。

我亲切地向她打招呼,问她在哪儿买的,透过口罩看到的细微眼角纹判断,她一直微笑着和我对话。可能是恪守“一米线”距离,我向前走一步,她向前走一步,不一会儿把我带到了不远处巷子的一户人家门口,我感恩戴德地朝她致谢。

刚迈入院子,满地的蔬菜很抢眼:上海青、白菜,茄子、萝卜、辣椒、黄瓜、土豆、洋葱都有。我兴奋地说:“今天你们的菜我都会买的,尤其是萝卜,多买。”仔细一问,这是一对小夫妻,房子是租的,平时夫妻俩各去一个菜市场,以批发出售蔬菜为生。

我一袋一样把菜装好。他俩一个称秤一个算钱,我一边欣赏其摆放着的蔬菜,一边不禁替他们着急起来:萝卜等菜是硬的,好存放些,且量不大;可白菜堆有十几箱,啥时候能卖完,容易捂烂呀!男主人无奈地说:“前几天还可以在巷子里来回叫卖,但是今天可能情况有变,不能出去卖菜了。”

看着他们沮丧的脸,我连忙劝慰道:“今天已是动态清零第三天了,耐心等待,相信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会很有效,我们很快就会恢复生活常态了。”

一个小小朋友从屋子里跑出来,女主人忙说:“赶快去学习,”孩子说:



“妈妈,网课听完了,作业也写完了。”我一听作业来了兴趣,对孩子说:“宝贝,把你的作业拿给阿姨看看,我是教师呀。”孩子屁颠屁颠地跑进屋,把刚写的作文《我的爸爸》递给我。

我后退几步,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欣赏完后我先鼓励他,指出他的写作优点,再跟他讲如何写好作文:得多阅读,勤观察,每天坚持写日记。平时要常和爸爸聊天,了解爸爸才能写好爸爸。“你看,宝贝,我买了这么多菜,一问价格和往常一样,爸爸根本没有因为疫情买菜难而乱加

价,他是个诚信经营的爸爸,你可以把这写到作文里去;还有你的爸妈很辛苦,挣钱很不容易,你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用知识回报社会,孝敬爸妈。”孩子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我提着一大袋菜回家,路上碰到正急着买菜的邻居们,一一告诉他们,给他们引路。

回到家,已是11:20,爱人赶紧把萝卜洗洗,切成他喜欢的模块,放进了沸腾的肉锅里。

平素只吃半碗米饭的我,今天中午吃了一碗!

一双棉鞋

余秀琦

三茅最大的渴望,就是有一双崭新的棉鞋。

白色千层底,铺上一层新棉,黑条绒鞋面,手轧双排气眼,气眼上再扎根黑色的鞋带。穿在脚上,软乎乎、暖和和,像踩在棉堆上。

眼看要入冬了,班里的大胖、翠妞他们早早穿上了新棉鞋,只有他和狗蛋还露着脚趾头。他还好,有双破鞋,捡哥的。虽然烂到不行,但好过狗蛋打赤脚。山里的风像刀子,冷飕飕的,沙土地硬邦邦的,每一步都像

踩在冰渣子上,硌得生疼。

人无鞋,矮半截。大胖他们滚铁环、叠罗汉都不带他和狗蛋。他和狗蛋像被边缘的土狗蜷在角落里,眼巴巴地望着。狗蛋的一双脚后跟像咧开的嘴,欲哭无泪。

狗蛋爹坐牢去了,娘扔下他也跑了。八岁的狗蛋跟着半瞎的祖母生活,日子过得困顿凄惶。狗蛋爬树像猴子,一棵高高的樱桃树,他“噌噌”几下就上去了,摘下樱桃自己不吃,攒着与树下的三茅一起品尝。狗蛋

还会摸鱼。太阳下,湍急的水流中,他扎着马步,身子斜倾,一手伸进石缝,眨眼间一条银白的小鱼就到手了。他挤去鱼的内脏,用草串着,放在石板上连烙带晒,半干时撒上盐巴,烤着吃,特香。

三茅的愿望一直不敢跟娘讲。讲了又有什么用呢?娘那么忙。三茅五岁那年,爹到山西挖煤去了,走后再也没回来,不知是死是活。家里娘拉着他们兄弟三个:大树、二蒿、三茅。农村人取名没啥讲究,逮啥叫啥。娘说,贱名好养活。两个哥哥在几十里外的石沟镇上初中,家里家外全指望娘一个人。娘忙了田里忙地里,侍弄了菜园喂猪鸭。就这样忙活,还常常填不饱肚皮。

上个月娘找张裁缝讨要了一些零碎的边角布头,挑灯熬夜捏起来两双棉鞋。娘说这是给哥的。他们离家远先紧着他们,半大小子了,免得被人看不起,说等再攒些布头给三茅做一双。

三茅就一直盼望着。

上星期,狗蛋偷娘种的花生,他脚痛跑不快被娘逮住了。娘看到光脚的狗蛋双脚红肿,把他带回家里。娘打来热水,为狗蛋清洗疮口,又用茄禾灰掩住伤口。娘说小时候外婆就是用这个偏方把她的冻疮治好的。娘忙碌的时候,她那根大辫子在灯下泛着动人的光芒。三茅很喜欢娘的辫子,那辫子又粗又长又亮,一直拖到娘的衣裳边。走起路来,在娘的身后悠来荡去,好看极了。

前天娘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。

三茅巴拉了一碗粥,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。半夜醒来,屋里亮着灯。只见,在如豆的煤油灯下,娘左手拿鞋底,右手执针,时不时把针在头发上蹭几下。就是这时,三茅猛然发现,娘的辫子,没了。

三茅一激灵,一下全醒了。娘,您的辫子呢?娘回过头,探过身子帮三茅掖掖被角,说,剪了。干活总是撩来撩去的,碍事。是不是娘把辫子剪了买了做鞋的布?三茅拖着哭腔。俺的傻娃,辫子剪了还可以再长,娘不能让人笑话俺的崽。睡吧,过几天娃儿就有鞋穿了。说着,娘用针拨了拨灯芯,屋里瞬间亮堂起来。

余下好多天,三茅都不敢看娘。看到一头短发的娘,三茅觉得别扭、扎心。若要他在棉鞋和辫子中选择,他宁愿娘的辫子还在。这些年,他习惯了娘扎辫子的样子。每次娘梳头总是很小心,动作又轻又柔,好像生怕弄疼头发似的。每天,娘先拿水把头发捋顺,拢到脑后,手指熟练分成三股,七扭八扭一条油黑发亮的麻花辫就编好了。随后,娘把梳子上的、掉在地上的头发捡起来团成团,塞在墙缝里,等到李货郎来拿它换些针头线脑。

一天醒来,娘已经下地了。而那双白底黑帮、一踩就像踩在棉堆上的棉鞋,端端正正,放在三茅的枕旁。

穿着新鞋走进教室,三茅发现狗蛋也穿了一双新鞋。白色千层底,黑条绒鞋面,手轧的两排气眼,气眼扎根黑色的鞋带。崭新的,与他的一模一样。

